从最初与城管斗智斗勇、东躲西藏,到后来成为西安独有的文化现象,城墙见证了野生乐队同城市的和解与共生。如今,城墙下的常态化演出团体已有10支,他们被纳入统一管理,排好演出日期,每天准时表演,成为古都的一张新名片——

城墙:见证野生乐队的成长

2023年,“宝哥”作为西安南门乐队的队长,这位常年在西安城墙门洞下演出的草根音乐人,终于把舞台搬到了城墙之上,让乐队有了更高的能见度——在6月那个盛夏之夜,超过10万名听众在线“围观”,听乐队和从西安走出去的网络主播一起,唱着陕西话版的《遇见》,讲述长安城的故事。

土生土长的当地人“宝哥”,最直观地感受到城市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相互成就。这一年,更多人慕名来到西安,欣赏城墙音乐会,和歌手一起合唱、摇摆。也因为西安的荣耀,南门乐队登上了多家卫视的舞台,参加了丝路城市春晚的录制,成为数个纪录片的主人公。

无论是西安的火爆,还是乐队的走红,“宝哥”都不感到意外。在他看来,西安古老厚重、自信包容的气质,给了不同文化形态以滋养和温暖,让各种文化力量得以于一城之内蓬勃生长,造就了西安与众不同的魅力。正因此,这支草根乐队才得以生存下来,也才能写出“吼一声秦腔,尘土飞扬;八百里秦川,盛世汉唐”这样的歌词,并总能在演出时,引起听众最强烈的共鸣。

2023年4月27日,游客在西安城墙南门门洞内欣赏南门乐队演出。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邹竞一 摄

音乐遇见城墙,一场“穿越600多年的混响”

凛冬,夜色早早擦黑了天空。古城墙下的路灯渐次亮起,一束束光,铺向600多年的青砖。刹那间,西安就成了记忆里的长安。

南门乐队的成员,陆续从城市的不同角落涌向城墙永宁门旁的一片酸梅汤铺子——那是“宝哥”开的一间小店,也是乐队“出摊”前的据点。成名后,“宝哥”仍把演出唤作“出摊”。

喝着酸梅汤,扯几句闲篇,队员们开始将乐器搬上店门口那辆淘来的二手三轮车上。约莫半小时后,他们将在几百米外的永宁门门洞里开唱。此时,已有热情的粉丝在寒风中等候。

永宁门是西安城墙的南门,南门乐队亦因此而得名。每周四和周日晚上8点半,演出会在这里准时上演,无论寒暑,风雨无阻。

2023年11月的最后一个“出摊”日,天气格外阴冷。和往常一样,身材修长的萨克斯手“大司马”跨上三轮车,将乐器、音箱载进门洞。鼓手“皮夹克”是唯一的女队员,被队友们叫作“颜值担当”。她支起的队旗,被一阵穿堂风翻卷。主唱“九哥”文质彬彬,轻轻地调试着话筒。音乐总监吕谨言人如其名,话不多,抱着吉他若有所思。

追随多年的老粉丝,慕名而来的新听众,拉着行李箱路过、只因好奇停下脚步的游客……演出不收费,没有坐席。无论是谁、从哪里来,站住了看便是,位置先到先得。不多时,听众越聚越多,已有一二百人。他们搓着手、跺着脚,不时向手心哈着热气。

调试设备的当口儿,队员们和听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“宝哥”开始宣布“现场纪律”,这是乐队自成立起雷打不动的规矩:“请大家爱护城墙的环境卫生,不要随地乱扔烟蒂和饮料瓶。可以把它们放在脚下,我们每小时会打扫一次。”

音乐声响起,气氛渐趋热络。伴随着Beyond乐队的经典曲目《真的爱你》,听众开始点头、跺脚,打起节拍。有人打开手机上的照明灯,如听演唱会一样随音乐摇摆。有人高声合唱,也有孩子为了看清表演,骑上了父亲的肩。

从怀旧老歌到国风歌曲,从民谣、摇滚再到乐队原创的《十三朝》……乐队脚下放着的纸板上有点歌的小程序,有100多首歌,听众现场下单就能点唱。“我们现在有20多个歌友群。歌迷自己想唱歌了,在群里提前沟通好,下次来,就能直接到话筒前演唱。”“九哥”说。

现场歌声连连,越来越嗨。尽管早已见惯了这般场景,门洞内,来自东北的张阿姨还是把自己的卖花小摊暂时放在一边,凑过身子来听,并不忘向身边人介绍:“这是西安的特色,别的地方没有。”

每逢演出,在一旁卖糖葫芦的老李生意都不错。把几串糖葫芦递给顾客,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,“一起去听听吧,人会变得年轻”。

路过的外卖骑手小钟撑起电瓶车,整了整黄色的工装,开始和乐队一起嘶吼,“今天最后一单送完了,准备回家,顺路过来听听。送外卖很自由,听音乐很快乐”。

刚毕业的大学生高雄辉专程赶来。从2019年起,南门乐队的演出他场场不落。“与专业的音乐节和livehouse相比,这里的氛围更自然、更轻松。来这儿听听歌,一天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。”他和女友因在此听歌而相识,如今都是乐队的铁粉。

唱歌、听音乐,享受纯粹的快乐。歌迷眼中城墙音乐会的着迷之处,也是“宝哥”组建乐队的初衷。

2015年,在西安城墙环城公园里跑步的“宝哥”,偶然结识了两位自娱自乐唱歌的朋友,志趣相投,便相约一起“玩音乐”。2016年的一天夜里,唱完歌的他们路过南门门洞,“宝哥”无意识地敲了几下鼓,混响声效奇佳,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“我突然意识到,这是穿越600多年的混响。”“宝哥”突发奇想,“能不能以后就在城门洞子里玩呢?”

说干就干。白天有各自的工作,晚上互相一招呼,便抄起乐器到门洞里“出摊”。自此,“宝哥”和他的朋友成了西安最早一批在城墙下演出的团队。

非专业出身,也不懂音律,甚至连乐队的名字都没有,但他们没觉得难为情。

“城墙顺城巷里有许多酒吧,那里的专业驻唱歌手路过时,根本不会正眼瞧我们。”“宝哥”回忆。但这个“野生”的团队,却有着不一样的“魔力”:歌手和听众之间毫无距离、打成一片。散场后,彼此拍一下肩膀,便能一起去吃顿宵夜。

有粉丝说:“人与人之间从陌生到熟悉,往往只有一首歌的距离。”

“对待街头音乐,西安是开放包容的”

几年下来,乐队收获了一批粉丝,但总体仍不温不火。2018年春天,他们演出的短视频被歌迷发到了抖音上,一夜爆红。最高一条浏览量达到1200万,乐队的网络粉丝一天内涨了4万。

“一天晚上,朋友在群里‘艾特’我,让我赶快过去。我去了一看,好家伙,人特别多!里三层外三层,都在等我们演出。”“宝哥”的手机里,至今还留存着当时的视频,“太难忘了,那天我甚至忘记了该怎么打鼓”。

命运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。

几乎是在同一时期,西安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频频出圈,“网红城市”的名号越来越响。乘着这股东风,乐队不仅火遍坊间,也开始受到官方关注:受邀在城墙上接待外宾,获颁“西安城墙旅游推广大使”称号,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开闭幕式暖场演出……

歌迷来自四面八方。想知道都是谁来听歌,乐队拍了一个视频,叫《你来自哪里》。他们惊讶地发现,全国各地的都有,甚至还有海外的粉丝,“最远的是从马来西亚赶来的”。

红起来了,压力随之而来。“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瞎胡闹。”“宝哥”说,从此,唱歌不只是他们随性的自娱自乐,还要向远道而来的歌迷传递一份快乐,“摇滚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,我们希望把摇滚中的活力和振奋分享给每位听众”。

“人生如梦,重要的是找到和你一起做梦的人。”“宝哥”把这句话写进乐队的介绍词。一番沉淀过后,有的成员走了,也有人留了下来。音乐老师“九哥”、职业歌手“大司马”、大学生“皮夹克”等新鲜血液加入,乐队在2019年重新组建,并正式定名为南门乐队。

人员有更迭,但坚持在城门洞内演出,始终不变。

“如果不是在城墙下演出,乐队凭什么被人记住?”“九哥”认为,城墙始终是南门乐队的灵魂,“在这里歌唱,有一种穿越感,你仿佛能听到古人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嬉笑怒骂”。

从最初与城管斗智斗勇、东躲西藏,到后来成为西安独有的文化现象,城墙也见证了野生乐队同城市的和解与共生。

“先是和城管打游击,慢慢地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,只要不扰民、不乱扔垃圾就行。再后来,政府为我们颁奖,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,城管队员也成了我们的朋友。”“大司马”说,接受新生事物并非易事,但西安做到了,“这是一种勇气和担当”。

除了他们,越来越多的草根音乐人开始把城墙门洞当作舞台。去城墙下听歌,渐渐成为一些市民游客的新潮流。

城墙音乐会所在的西安市碑林区及时制定了相关规则,明确街头表演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要求,在不影响游客和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基础上,鼓励有经验的街头艺人参与其中,并倡导他们宣传西安的历史文化。

有边界,才自由,城墙音乐会也在积极回馈着西安。如今,城墙下的常态化演出团体已有10支,他们被纳入统一管理,排好演出日期,每天准时表演,成为古都的一张新名片——

有歌迷不远千里而来,与喜爱的歌手共同歌唱;有的人听着南门下的歌走完学生时代,又在毕业离开西安多年后,带着妻儿回来找寻情怀。抖音上,一条“城墙下的野生音乐会,是西安的一种灵魂”的评论,屡获高赞。

“城墙音乐会,反映了陕西人的性格。”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说,城墙下的历史氛围和剧场里是截然不同的。在城墙下,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,都完全没有了表演的约束感,只剩下血脉沸腾的畅快,“陕西人这种奔放与苍凉的生命欲求,和城墙这样的宣泄空间是高度吻合的”。

“长在土里的音乐,要在土里歌唱才有味道”

成名后的这几年,南门乐队开始向原创方向发展,创作题材愈发多元。有缅怀青春的《一个人的房间》,有感恩亲情的《白露的思念》,还有礼赞西安最美社区民警郝世玲的《明天我休息》。乐队也会走出西安去各地采风,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,寻找创作灵感。

但他们的原创歌曲中,最多的仍是对汉唐雄风和民族精神的讴歌,和对国风与摇滚的追逐。

“天上的神仙喝醉了,把白云揉成一团团;扶摇卷树飞上天,摘几颗星星步凡尘”,《长安一梦》里恣意潇洒的歌词,唱出老秦人的倔强与狂放;

“三千年文明谱写着每一个符号,油泼辣子就是你的记号”,一曲《biangbiang面》中,洋溢着对传统美食的自豪;

“轩辕黄帝挥挥手,人文始祖;凤出岐山灭殷纣,传承周武……打开城门续写丝路之情,古城长安继承华夏文明……”原创歌曲《十三朝》是南门乐队的代表作,历经五年创作而成。歌词中饱蘸着厚重的文墨,流传甚广。

“这首歌里沉淀着对文化的思考,我们唱了无数遍,每唱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,听众也听不腻。”“宝哥”说,西安既有历史的遗迹,又有现代生活的气息,这是许多城市所没有的,给了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,“西安就像一杯酒,越古老越醇香”。

不只有南门乐队。在西安,历史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与相互启迪,催生了近年来当地原创音乐的又一番热潮。

“流行音乐是城市文化非常自然的呈现形式,是民间自然生长的。一首好歌,可以迅速地带火一座城市。”西安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总监宋东风说,“我们天天做音乐,为什么不能把草根音乐人请进直播间,把舞台留给他们呢?”

“宝哥”的手机里,珍藏着许多歌迷发给他的信息和视频,即便手机存储已满,也不舍得删掉。曾有一位骑行环游全国的歌迷,来到西安无意间看到城墙下的音乐会,觉得这种文化包容是其他地方不多见的,他瞬间就喜欢上了西安。

没有演出的时候,“宝哥”会坐在他的小店里,为顾客捧上亲手熬制的酸梅汤,与偶尔到访的歌迷闲聊、寒暄。这些年,南门乐队先后登上了央视和全国多家卫视的大舞台,但在“宝哥”眼里,哪家舞台都没有城墙的门洞好,“长在土里的音乐,要在土里歌唱才有那个味道!”(陈晨 蔡馨逸 姜辰蓉 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